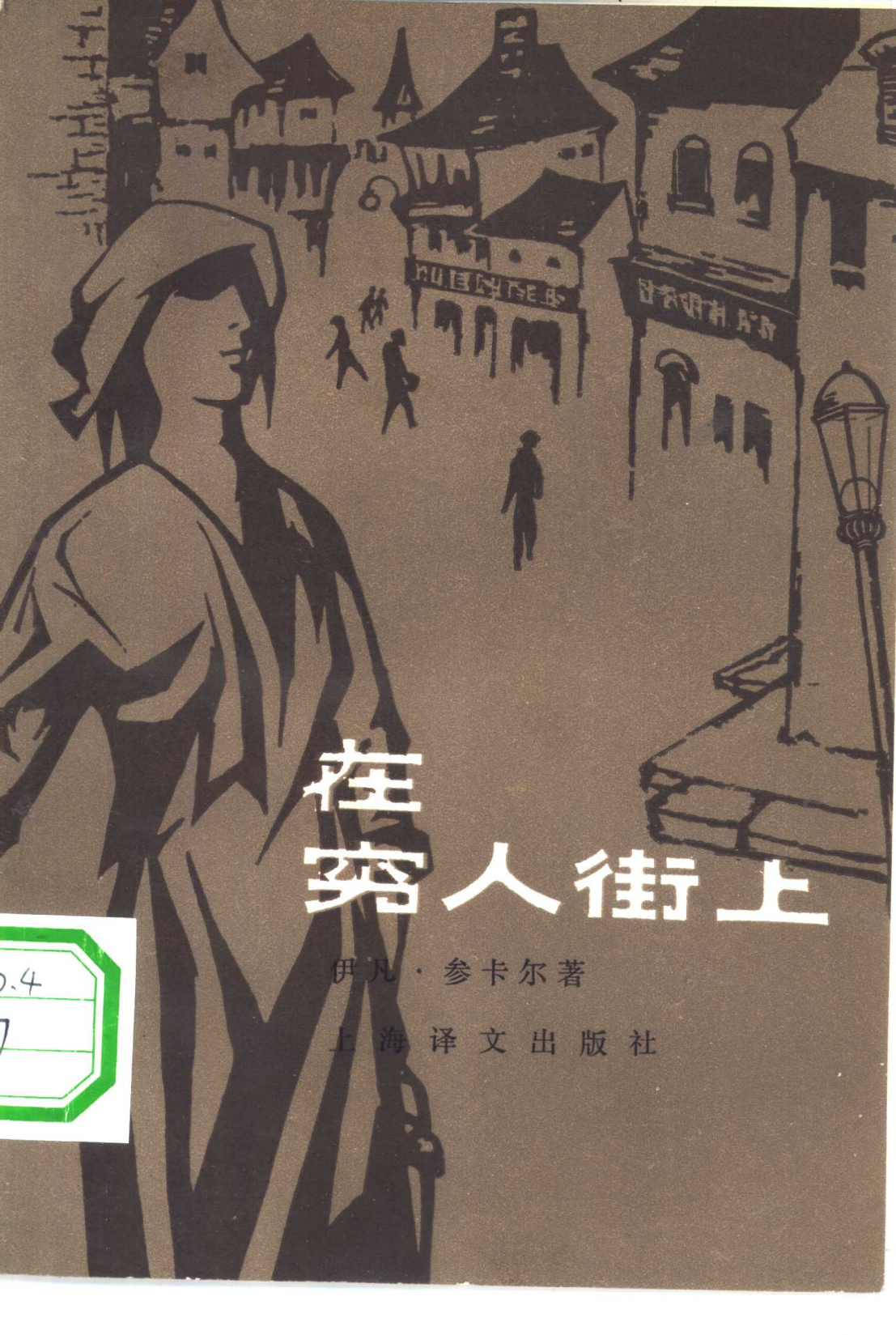




在 穷人街上

伊凡·参卡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 穷 人 街 上

〔南〕伊凡·参卡尔著

冯玉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ван Цанкар
НА УЛИЦЕ БЕДНЯКОВ

本书根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年版译出

在 穷 人 街 上

〔南〕伊凡·参卡尔著
冯 玉 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7,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000 册

书号：10188·275 定价：(六)0.54元

目 次

一	在马车后面	1
二	芳妮	23
三	弗朗茨卡是怎样出嫁的	48
四	被放逐的人	76
五	长出了幼枝	107
六	中学生洛伊泽	129
七	被放逐的人回来了	159
八	穷人街	186
译后记		206

一 在马车后面

弗朗茨卡好久没有睡着。四周悄然一片，昏暗中不见一点动静，她真有点怕。只是偶尔从黑夜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那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打着唢呐哼起歌，正沿着小巷往坡下走，不一会歌声便消失了，隐没在黑夜中。小铺老板的那条狗吠了起来——显然，它听到了什么声响：邻家的栗子树发出的沙沙声，店铺里老鼠的窸窣声，渐渐远去的歌声。它抬起头，拖着哭音长嗥，在半睡不醒中尖叫了一声，又躺到干草堆上打起盹来。

她只盖一条被单，可是仍然感到热，汗水从额头滴到双颊，把枕头都沾湿了。房间里光线昏暗，空气沉滞而又闷热。她觉得，要是把绿窗帘拉开，让窗口透进一点夜空的幽光，那就会凉快一些。在黑暗中，听到睡在床上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平匀、沉重地喘气。有时候，墙上那口大钟的滴答声变响了，嗡嗡地压倒了其他的声音，然后又渐渐地轻下去，就象钟要停下来似的。

不一会儿，弗朗茨卡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这时，她感到自己的身子好象在轻轻地往下滑，身子下边的那口箱子似乎在倾斜、倾斜……她一吓，便惊醒了。于是她想起了欢乐和美妙的事情；充满光明的回忆，令人快慰的希望，出现在箱

子周围的黑暗之中，犹如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庞，在朝她微笑，犹如一群群的人，和颜悦色，服饰艳丽。

弗朗茨卡听到母亲和妹妹沉重的喘气声，心头不禁哆嗦了一下。她觉得自己对母亲和妹妹爱得太少了，这是个罪过。现在，她们就跟没心事的人一样，睡得安安稳稳，做着甜蜜的梦，眼皮紧闭着，嘴唇微微张开，两腮通红——要是房间里有点亮光，弗朗茨卡准会站起身，踮着脚尖走到床前，俯身看看她们，那两眼也准会饱含泪水。

泪水已经涌上她的眼眶，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有时候，她干活累了，在箱子上坐一坐，母亲便打她、骂她，在那当儿她真想痛哭一场，真想把妹妹揍一下，因为妹妹总是脸色红扑扑、吃得饱饱的，整天架着手坐着，在母亲面前还尽讲她坏话。揍一下，推一下，让妹妹一头撞到门槛上……不过眼下，在这静悄悄的夜晚，她却只想站起身来，走到床前，请求母亲和妹妹的宽恕。她头脑中想起了天晓得什么时候才听说过的那些亲切温柔的话；眼前浮现出母亲从前那张慈爱、温和的脸容，弗朗茨卡的心顿时由于爱怜而揪紧了。

通常，她在上床时总要偷偷地哭上一阵，含着眼泪进入梦乡。特别是逢到星期日，她真难为情，因为她穿的连衣裙是用母亲的裙子改做的，又旧又脏，打满补丁，因而给人家取笑。弗朗茨卡去做晨祷，走得急匆匆的，低着头，手里捧着一大本也是破旧不堪的祈祷书。母亲和妮什卡则是在中午上勃莱克教区那漂亮的教堂去做午祷，从村子到那里要步行一个小时。妮什卡身穿绣红花的连衣裙，系着新头巾，拿着本有骨制白色硬封面的祈祷书。这本书本来是弗朗茨卡的，是她背出祷词后

从神父那儿得到的奖品，可是现在，妮什卡却把它随身带到教堂里去了。妮什卡个儿矮小，胖乎乎的，脸色绯红，老爱哭，母亲常常买糖给她吃。这只要在她做好午祷回来，看看她的嘴唇就明白了。弗朗茨卡却由于打扫房间、忙于做午饭，弄得满身肮脏，累得要命。就是那件旧的连衣裙，她也没有权利穿一整天——做好晨祷一回来，马上得换上破烂衣服，在家里奔忙不停。而妮什卡却穿着那件绣红花的连衣裙，象个太太那样地闲坐着，或者上街去，要不便到邻居家去作客。母亲对她说：“妮什卡，把衣服换下来呀！”她也不理会。要是弗朗茨卡补上一句：“妈妈对你说什么来着？”母亲便马上责备说：“与你有什么相干？”弗朗茨卡的日子可不好过哩。她哭的时候，母亲不是说：“弗朗茨卡，别哭，”——要是那样，弗朗茨卡顿时会喜笑颜开，——而是怒气冲冲地朝她瞪一眼，叫喊道：“干吗哭哭啼啼的？真是哭鬼！”吓得弗朗茨卡直哆嗦。

弗朗茨卡忽然想起有一天，她哭到深夜，眼睛发疼，喉咙象刀割似的。母亲在外边待了一整天才回家。那是个星期日，天气晴朗，外面还很亮——远处的山冈正抹着一重夕阳的柔辉，——弗朗茨卡和妮什卡坐在家门口等候母亲。母亲回来了，腋下夹着个包裹，鞋上全是尘土。她把包裹往桌上一放，桌子顿时变得精光发亮，好象过节一般。弗朗茨卡和妮什卡目不转睛地盯着，弗朗茨卡的心儿在怦怦乱跳。她到厨房去拿晚饭，当她摆开桌子准备吃饭时，手连匙子都抓不住了。母亲解开包裹——桌子上出现一条鲜红的丝头巾，弗朗茨卡用惊慌不安和贪婪的目光紧瞅着它。“妮什卡，拿去吧！”母亲把丝头巾，亮闪闪的鲜红的丝头巾递给妮什卡。这头巾拿到手

里还会发出窸窣的响声，真是又挺刮，又有分量。“弗朗茨卡，拿去吧，这给你！”母亲给弗朗茨卡一条厚绒布的绿围裙，那是人们常用的东西。当弗朗茨卡把汤碗端到桌上时，她的喉头似乎塞着一块东西，双手在发抖。母亲还带来了饼干，可是弗朗茨卡刚想尝尝，她的胸口和全身突然疼痛起来，她颤抖着，哽噎着哭出了声，一直哭到深夜。

她回想起这一天，胸口又疼痛起来，喉咙里差点发出一阵半是长叹、半是号哭的声音。不过这时，一切又似乎显得明朗了，好象有谁在近旁，就在她身边欢笑，用温柔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那种期待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期待着一种从未领略过的巨大幸福的喜悦感又在她的心中涌起，于是刺痛双眼的泪水同充满感激和热望的令人欣慰的泪水混合在一起了。她叹了口气，在床上翻了个身，将被单拉到嘴边，想好好地想象一下明天一天的美妙情景，也许离天亮只有六七个小时了。要是紧闭起眼睛睡上一觉，这几个小时一刹那就过去。她一觉醒来，太阳照得亮堂堂的，于是她象个太太那样往马车上一坐……嘿！……沿着宽阔的白色道路，经过一幢幢房屋，紧靠着草地驶去……嘿！……房屋从旁边飞驰而过，人们站在门口……远处响起了钟声……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到那口大钟的声音，它的声响，就象山间的雷声……嘿！……沿着陡峭的山路上坡了，到圣山去……从那些穿着满是尘土的星期日穿的衣服、如泣如诉地唱着歌的善男信女身旁驶过去……而那边的山上……那边有一座大教堂，比勃莱克教区的圣保罗教堂还要大两倍……那边搭起了白色的货篷……那边到处摆上浸透蜜渍的甜食，到处是白面包，到处是馅饼……

还有红绦带……那边还有丝头巾，闪亮、鲜红的丝头巾……嘿
嘿！……

弗朗茨卡睡熟了，她在梦里忽而哭，忽而笑。她做梦仿佛自己在愉快而又放声地大笑，可是在窒闷的房间中，在寂然无声的夜里，她的笑声就象病人的呻吟。她的身子，瘦小的身子蜷缩着，膝盖几乎碰到脸孔……

那天傍晚，邻居柯瓦奇经过她家门口。他是个农民，有幢房子，有辆马车，还有许多马。他在同母亲攀谈时说：“让她跟我们乘车去吧。我们只有十来个人，小孩子可以挤一挤。”这是圣灵降临节那天傍晚的事，而到星期一，朝圣的人们便成群结队地上山了。一辆辆农家的大马车从一清早起就挤满了人，天刚亮就沿着乡村大道咕隆咕隆地往坡下驶去。弗朗茨卡一次也没有进过山，今年她打算去一次。她整整一年都在盼望这次美好的旅行。在这儿家里，一切都显得很肮脏、很阴暗，使人忧郁不欢。可是那边山上却光耀夺目，美不胜收。她没有一件过圣灵降临节穿的新衣服，去年的那一件，她缝缝洗洗以后看来还算漂亮，特别是从远处看。她本来想步行去——即使圣山远在天涯海角，弗朗茨卡还是要在拂晓前穿好衣服启程。结果却是柯瓦奇走过她家门口，若无其事地说：“让她在马车里挤挤吧！”柯瓦奇的马车可真不错，马儿也挺有劲——刚听到路上马车轱辘轱辘的响声，忽而便从旁边一闪而过，没了踪影，只是隐隐约约地传来乘车的人发出的愉快的嗓音……村庄、村后的干草棚、长长的畦田——一切都会一闪即逝，好象在梦中一样。接着是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圣山，还有耀眼的太阳，以及庄严肃穆的弥撒……

她睁开眼睛，睡意蒙眬地伸起腰来，不过马上想起了一切，便从箱子上一跃而下。母亲已把窗帘拉开了，暗淡的光线透进了房间。东方已经发白；太阳还没有升起，不过乳白色的天空在渐渐变黄，狭长的云块给镶上了一道金边。尽管村子高高地坐落在小山冈的斜坡上，而小山冈又处在平原的上方，但它依然笼罩在阴影里；平原东头的山冈地势还要高些，所以，现在只有小教堂钟楼上的圆球在熠熠闪光。

村里的人全都起床了。人们沿着给车马压坏的、坎坷不平而坡度很陡的小巷走过她家的门口，有时是男女成群地走过，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吵吵嚷嚷，高高兴兴。还有些人单独行走，老太婆们急急忙忙地踏着碎步，活象群老母鸡。几乎每个人都带个小包裹，通常把它们扛在肩上的木棒上，在背后晃来晃去。

弗朗茨卡听到街上传来的欢笑声、沉重的脚步声和脚下碎石的沙沙声。第一辆马车在远处轱辘辘一响，弗朗茨卡就着慌了，她还没有梳好头，还光着脚，便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不过，这不是柯瓦奇家的。母亲自个儿在做早饭；她穿着一条肮脏的衬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摆弄着盆儿、罐儿的，一边在嘀嘀咕咕。结果，在她走出门往街上张望的当儿，牛奶给烧得溢了出来。母亲发火了，提高了嗓门，把房间里的妮什卡给惊醒了，于是她跟平时早上一样，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弗朗茨卡跑到厨房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又回到房间里来安慰妮什卡，可是她看到弗朗茨卡准备去朝圣，便哭得更伤心了。天色已经变红，朝霞越升越高，太阳光已经照到了村长家的屋檐上。弗朗茨卡全身都感到紧张，她由于感到幸运，又怕赶不

及，心儿突突地跳个不停。她穿起鞋来从来没有这样慢，慌忙中鞋带怎么也穿不进鞋孔。她的两颊在发烧，呼吸变急促了。妮什卡从床上稍微抬起身子，光穿件衬衫坐着，仍然还在呜咽。由于夜里冒汗，她的脸色亮光光的，大颗的泪珠不时地从眼睛里滚出来。她一边把泪水抹得满脸都是，一边在找弗朗茨卡的碴儿。母亲把三个被烟熏黑的小瓦罐放到桌子上；厨房里散发出一股烧焦的牛奶味，这种味儿同热咖啡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觉得很好闻。母亲将咖啡倒在几个大杯子里；她从一个特制的小瓦罐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在箱子上坐下，将白面包掰成一块块，放进夹在两膝之间的杯子里。她边把匙子往嘴里送，边朝弗朗茨卡瞅着。妮什卡坐在被窝里吃早饭，弄得满身都是咖啡。

“要是想去，就去吧！”母亲说了一句，于是弗朗茨卡急急忙忙地想把烫嘴的咖啡喝完。她已经梳好头，洗好脸，只要穿上外衣就行了。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车声，车轮轱辘辘地沿街往坡下滚来，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弗朗茨卡把杯子一侧，几滴黄褐色的咖啡汁溅到了衬衫上。马车绕过街角，几乎跟屋子平行了。弗朗茨卡不往外看也明白，这是柯瓦奇家的马车。她使劲把外衣往身上套，可是里布给绷坏了，手伸不到袖子里去。弗朗茨卡哭了起来。

“快点啊，傻姑娘！别哭鼻子啦！”母亲仍旧坐在箱子上，两膝夹着杯子，看着弗朗茨卡穿衣服。妮什卡则坐在床边，哭丧着脸，把大块大块浸透咖啡的面包往嘴里塞。

马车缓缓地从屋子旁驶过，赶车人弯着身子，粗声粗气地喊道：

“人在哪里？我们不等啦！”

弗朗茨卡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不知在找些什么。她把一大块面包包在手帕里，再把那本装有骨制硬封面的祈祷书紧握在手中；头上系了条头巾，可是系得很马虎，对她来说，头巾又显得太大，脑袋好象是缩在里面似的。母亲把一个银角子放在桌子上说：

“别乱花，节省一点！”

弗朗茨卡把银角子藏好了。尽管手忙脚乱、慌里慌张，她心里却很快乐：以往，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她才能得到一个铜板，拿着它在教堂前的货篷间要兜上整整一个小时。当她在门口再次回过头来朝母亲和妹妹看一眼时，她的目光充满感激和爱怜的神色。

马车慢慢地从屋旁驶过，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好啦，赶车吧！”于是它便轱辘轱辘地下坡了。弗朗茨卡吓得脸上起了鸡皮疙瘩，她把面包和祈祷书紧紧地贴在身上，踩着沙沙响的碎石子路，跟在马车后面飞奔。车里有个女人回过头来说：

“你跑个啥？我们在磨坊那边等你！”

弗朗茨卡给大石头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她停下来喘口气。她想，马车给斜坡、山谷、小山冈遮住，马上会看不见，一阵恐怖攫住了她的心。头巾滑到脖子上，脸颊滚烫，腋下湿漉漉的。“在磨坊那边等你！”——远处传来这样的声音，于是她脚下放慢一点，踩着小步，往前探着身子走去：只要看她的步态，就知道她是朝圣去的。她的眼睛紧盯住马车，当它在拐弯处消失时，她又加快了脚步。

太阳已经差不多升到山顶了，天空红通通的。山顶上的

房屋洁白耀眼，确实是过节的气氛。而在下方的山谷里还笼罩着一片阴影，长在小溪两岸的柳树缀满了露珠，在婆娑摆舞。马车沿着通往山谷的蜿蜒小道下了坡，越走越快，弗朗茨卡也急着赶上前去。在远处靠右边的山坳里，有一座水磨坊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一条漂亮的、象箭一般笔直的白色大道通往那边。马车已经朝它拐过弯去；由于路面平坦坚实，马儿跑得越加畅快，弗朗茨卡也飞奔起来。

山谷里凉快而又幽静。深绿色的溪水平静无波，犹如一泓碧池。只是偶尔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流水的淙淙声——在那边，溪水沿着冲坍了土层的陡岸，在白色的石头上奔流不息，在岸边它打了个急转，然后再慢悠悠地、平稳地泻入山谷。道路两旁栽着高大的白杨树，树梢不时地随风摆动，树叶在轻轻地摇曳。

当弗朗茨卡发现自己同马车的距离越拉越长时，恐惧又攫住了她的心，害怕把她给忘了，不等她了。两条腿已经沉甸甸的，呼吸变得又急促、又费劲。左脚的鞋子夹着脚，疼得好像踩在烧红的煤块上。离磨坊已经不远了，大道的尽头现出了一丛树木，哗哗的流水声变得更响了。弗朗茨卡看到马车平稳地朝左边拐过弯去，听到它发出低沉的轱辘轱辘声过了桥，停在耀眼的刚刚刷白的墙壁那一边。弗朗茨卡边跑边用目光打量前面的路程，看来路还远着哩。她似乎觉得自己好象在做梦，挪动两腿，却寸步难行。她喉咙口憋得难受，哭了——不过没有眼泪，哭得很轻，近乎有点若无其事，好象这是别的什么人在她的身旁跑，压低声音偷偷地哭，而她不过是听着。从磨坊里走出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又慢又笨拙地爬上马车，其他

的人则站起身来，把搁在红漆车厢板上的几块木板移动了一下。最后，赶车人跳上马车，扬起鞭子一声吆喝，马儿又跑了起来。谁也没有回头瞧一瞧；大家只顾谈笑风生，想不到她了。

弗朗茨卡叫喊起来；叫声不知不觉地突然从胸口迸发出来。她跳到大道的另一边，好象从那边走路会近一点似的。她的身子俯得更低，微微张着嘴，往前猛跑。鞋带散开了，鞋子踏在石头上劈啪直响，仿佛是木头做的。她过了桥，跑到磨坊前。从那边起，路又往山上去了，又变得崎岖不平，乱石累累。坡度比磨坊前的那段路更大。山丘上长满矮小的山毛榉，表皮光滑、枝干弯曲的树枝有时竟横伸在路的上方。

马儿健壮有力，精神抖擞。尽管是上山，马车还是以那样的速度快跑着。只是在特别陡峭的拐弯处，马儿才缓步行进，扬着长鬃频频地点着头。弗朗茨卡见到马车放慢了速度，便赶紧冲向前去，简直是想一个箭步赶上它；身体极力要朝前赶，两脚却不往前跨，觉得既沉重，又笨拙。有时她感到，车上似乎有人在回头看她。模糊不清的两眼仿佛看到有人点了点头，挥了挥手，马车停下来了。而实际上，马车继续在飞驰，弗朗茨卡也依然在奔跑；马儿没有停步，谁也没有挥手。

弗朗茨卡又叫喊起来，可是声音断断续续，嘶哑无力，给轱辘轱辘的车轮声压倒了，再也听不出了。她的双脚越走越慢，步子越跨越小。有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往后退，大道倒在她的脚下往前跑，又好象她是在激流中奔走，脚下的浪头正在赶过她，朝前滚滚而去。

“停一停！停一停！”

一块块石头妨碍了她的快跑，于是她老是从道的一边跳到另一边，可是道上到处都坑坑洼洼，到处有尖利的大石块，她离马车仍有那么远。当马车消失在树林后面时，弗朗茨卡身子都发凉了。她觉得马车下了山丘，进入山坳，已永远消失了，她再也看不到了。她想离开蜿蜒曲折的大道，直接从树林里穿过去。她跳过水沟，踏到道边的草地上。但是还没跑上十来步，她又害怕起来，担心走错了路，迷失方向；于是又回到原道上，悬钩子藤把她的脸给钩破了。在奔跑时，她左脚踩在右脚的鞋带上，绷断了鞋带。弗朗茨卡停了一下，放声大哭，随后又继续奔跑起来。

上山的道到了尽头，接下去的道象一条长长的直线绵延在山脊上，只是偶尔在这边弯一弯，在那边曲一曲，仿佛绕着丛丛老树盘桓而去。有时候树叶稀疏一点，便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平原。马车又往山冈驰去；马儿已经有点累了，吃力地迈着步，把蹄下的沙石弄得沙沙直响，一边把头低得几乎碰到地面。朝圣的人们却很高兴，女人的尖叫声在树林里引起了阵阵回响。弗朗茨卡跟在马车后面费力地爬上山冈，她远远地落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从马车上看来，她显得又瘦又小，活象一个揉皱的、尘土满面而又令人可笑的布娃娃，在路上挪动着小脚。她的嗓音又尖又细，似乎有人在闹着玩，压住了她的胸口，她在吱吱地叫着。她就这样一直跟在马车后面跑，一边跑一边用这种尖细的声音痛哭。马车里那个笨手笨脚的胖女人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坐得更舒服一点，随后转身往后张望了一下，发现了弗朗茨卡。

“看哪，这个傻姑娘，德尔马什金家的弗朗茨卡，还跟在我

们后面跑哩！……哎，小姑娘，你怎么啦，发疯了？”

弗朗茨卡急匆匆地朝前奔去：她觉得有人仿佛在叫她，同时又为把她给忘了而生气。她朝前急奔，步子轻快起来；身上的疲劳顿时消失，泪水也干了，好象有人用凉快的手帕给她擦过似的。

其他人也回过头来朝她看着；赶车人没停下马车。

“看哪，真的在跑……傻姑娘！”

那个快活的胖子叫喊起来：

“喂，小姑娘，干吗你要跑，坐到这儿来呀！……象只小狗老是跟着马车跑。我敢打赌，就是用鞭子赶她回去，她也不肯停下来的！”

有个干瘪枯瘦、满脸皱纹、膝盖上放着个篮子的朝圣女人不由得怜悯起来，她也喊道：

“别傻啦，小姑娘，别跑啦。哎呀，真笨啊！”

她气鼓鼓地瞪了一眼，往道上唾了一口。

大家不说话了。朝圣的人们往后面望着，看着那可笑的、满是尘土的布娃娃跟在马车后面踏着碎步在猛赶。赶车人还没有停车。

弗朗茨卡起先觉得马车要停了，马儿已经在走小步，它只要稍微往道边一靠，就会等她。那她会轻松愉快地跳过石头，跳过那些从上次雨后便留在枝桠茂密的山毛榉树荫下的脏水洼。可是，不一会儿她便发觉自己同马车的距离一点也没有缩短，她停下脚步，想看个仔细：马车跟原先一样在奔驰，赶车人拱肩缩背地坐在前边，左手抓住缰绳，右手握着鞭子。

“等一等！等一等！”

他们干吗不停车，他们不是已经看到她，还叫她坐上车的吗？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袭上她的心头，背脊直发凉，好象有阵寒风从身上掠过。

“他们不肯等我！”——弗朗茨卡突然领悟了，心口似乎顿时被一双无情的手掐得紧紧的。他们看到她，也不肯等她；坐在马车里看着弗朗茨卡跟在后面奔跑、痛哭、呼喊；他们却在笑，舒舒服服地坐着，双手撑着膝盖，微微地低着头暗暗发笑，就跟教堂里的那个犹太人坐在一边冷眼旁观人们鞭挞耶稣一样。

弗朗茨卡跳过水洼，左脚的鞋子掉了，飞到一边。她脚绊了一下便摔倒了。可是刚跌倒在地，她又赶快爬起来再跑——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光着的那只脚感到很凉快，跑起来感到轻松，于是弗朗茨卡便把另一只鞋也脱了。但是不一会儿，她的脚跟便给沙石扎痛了，脚趾头在碎石上磨出了血。她觉得真难受，简直就想躺在草地上一死了之。现在，那些使她忐忑不安的恐惧和希望都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巨大的忧愁，使她只想钻到一个阴暗角落里去，同谁也不搭理。

“我永远也赶不上他们了！”弗朗茨卡心里想。她似乎觉得，纵然她跑到天涯海角，跑到生命的尽头，也仍然不可能赶上他们。想到这里，弗朗茨卡真犯难发愁，但她冷静下来，想起另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仿佛她是坐在厨房里，或者躺在自己那口箱子上，而不是踏着磨出了血的双脚，跟在象天际中的太阳那样遥远的马车后面奔跑。她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回想起那条展现在桌上、摸上去会令人心醉地窸窣作响的、亮闪闪的丝头巾。她感到，她将永远赶不上马车，将永远不会有丝